

一個整合過程的假設

• 許倬雲

我們知道，解釋人類歷史的方法，並不限於經濟決定的演化理論而已。還可以有演化論，也可以有擴散論，交互影響論，功能發展論……等等不同的角度。這裏，我想提出文化接觸與交互影響的一得之見。我認為自從人類形成群體聚居以來，聚落與聚落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因為擴張的緣故，不能不有接觸。由於接觸頻繁，隨之而有和平的交易，也會有暴力的衝突。資源、人口、技術與觀念都可在接觸之中，不斷的流轉於不同群體之間。不同群體經過長時間的交流，彼此間可以有相當的融合，以致呈現相似的文化面貌，也有相當的認同感，最後則融合為一個較大的新群體。這一過程在地理空間上與文化空間上，都可歸納為「接觸→衝突→交流→適應→整合」五個階段。

經由上述過程整合的新群體，並不會停止擴大與擴張，它們會經由同樣「接觸→衝突→交流→適應→整合」的過程，整合為更大的複合體，遂形成所謂「國家」的群體，它具有抽象的認同與維持群體凝聚的公權力。

國家可以有諸種不同的類型，包括酋邦、城邦……等形態。一個國家，以其排他的權力性質，以征服、聯盟等手段，擴大到其地理條件可以伸展的極限。某一地區，只要有了一個「國家」組成，其鄰近地區的群體為了自己，也將組成類似水平的大型複雜群體，亦即組成相當的國家。於是一個國家的出現，也即意味在同一區域，會同時有若干個國家出現為其競爭者。

「國家」級的群體，國家與國家之間，相對於前此的群體融合，融合較

不同文化接觸與交互影響的過程，不論在地理空間上與文化空間上，都基本上可歸納為「接觸→衝突→交流→適應→整合」五個階段。

* 本文為作者1993年7月在西安參加周秦文化討論會議上的講話，內容稍有刪節。

為困難。但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總會因為文化的內涵的「接觸→交流→融合→」過程，也會逐步整合為更大的單位，終於走向全球性的融合。當然，今天我們還未走到全球融合的整合階段，但已走到全球各文明單位接觸與衝突的階段。

不久前，我提出幼發拉底河及第格里斯河兩河流域古代文明與中國古代文明的比較。我想用兩河流域的發展模式，顯示上述的發展過程。那一群在兩河沖積平原、山地邊緣的村落，經由上述的發展過程，一步一步的整合為城邦、城邦聯盟、王國，以至巴比倫—亞述帝國，甚至形成西亞的古代文化圈。這一個文化圈由波斯繼承，其後與埃及文化圈及希臘文化圈不斷接觸，也不斷衝突，其過程

幾乎是西亞北非與東地中海地區的全部古代史。

回到中國的古代史。蘇秉琦先生提出古代文化區系類型的觀念，建議今日中國疆域之內，至少有六個地區文化。這六區事實上可以調整為中原、東方、北方、西北、東南、中南、南方與西南八區。無論從考古學基礎、傳統的民族系統，或是從中國各地自然生態差異等角度來看，蘇先生此理論都站得住。我們可以由這八個地區的假設往回溯，八區之內仍有不少個別具有特色的小區；更往後看，黃河流域的文化終於融合為中原文化，而戰國以後，南北文化的差異逐漸泯滅，為秦漢一統奠定基礎。這一過程其實與兩河流域的發展過程相似，而且是平行進行的。

不同文明的融合，都須經過曲折的辯證歷程。



這一套假設的發展過程，其歷史的推動力何來？依我的淺見，這一模式的歷史推動力即在人類的增殖現象。人類的聚落不斷增大，不斷加多，也不斷呈現一代比一代更為密集的聚落分布。人類在每一個群體的延續中，集體創造了這一群體的文化，而每一文化傳統必有其特色。另一方面，群體因增多、加大及密接而起的接觸中，人類又會因觀摩學習而分享彼此的特色。於是各群體文化因為各有特色，而開拓無限的可能潛力；又因不斷的融合而將潛在的可能性，發揮得更為精微與細密，從而又開拓更多的潛在可能。這是文化空間中的辯證發展，與地理空間中群體的辯證發展相依相伏，互為表裏。

梁啟超先生曾指出，中原的中國經過秦漢一統，成為中國的中國；中國的中國經由與印度、日本等接觸，成為亞洲的中國；近世以來中國進入世界舞台，必與歐美爭競，而成為世界的中國。梁啟超先生所論，亦即前此提到的文化發展程序的開展。同樣的看法可以施諸歐洲文化圈的發展。希臘古代城邦是希臘的中原，希臘化時代是地中海的西方；羅馬帝國時代是歐洲的中原；中古以後的歐洲是歐洲的西方；近古是大西洋的西方；近代是世界的西方。再以這一看法施諸西亞。兩河的西亞開展為中東的古代（波斯）；回教世界是中東古代的擴張。印度由五天竺的印度，擴大為印度河與恆河的印度，再擴大為印度次大陸的印度，而經由佛教的文化擴散，印度文化圈遂北及中亞，南達今天的印尼，也兼有西藏到泰國的廣大

地區。上述四個大文化圈，在邊緣上犬牙相接，彼此進退，拼成亞歐大陸上數千年歷史的種種悲喜劇。但是，論其原型，仍是許多群體間「接觸→衝突→交流→適應→融合」的模式。

這個辯證的發展過程，本身是演化的，因為其過程是不斷開展，日趨複雜。但是，這一過程也是「傳布論」的，因為各群體之間的交流，即是以觀念、技術為資源的傳播與擴散。這一過程也是「地理論」的，因為每一群體形成時，都受其地理條件與生態條件的影響。這一過程也是「功能論」的，因為文化交流抉擇必須與原來群體的文化體質相適應，組織群體的結構與制度也須有功能的需求，而群體擴大為新的群體時，其內部複雜程度增加，群體的調適與整合也必須經由功能的調整，始能融合。為此，這一簡單的理論假設，是不可由哪一種理論學說作為解釋的基本觀念。在分析與考察任何文化與群體的發展過程時，每一個階段的檢驗都必須借助各種學術工具，考察各種史料素材的內容，始能一點一滴的重建其細節。

人類的大史劇的下一幕呢？我們應當盼望，世界是人類世界史的世界。

許倬雲 現任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系及社會學系之校聘講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偉倫講座教授。

在分析與考察任何文化與群體的發展過程時，每一個階段的檢驗都必須借助各種學術工具，考察各種史料素材的內容，始能一點一滴的重建其細節。